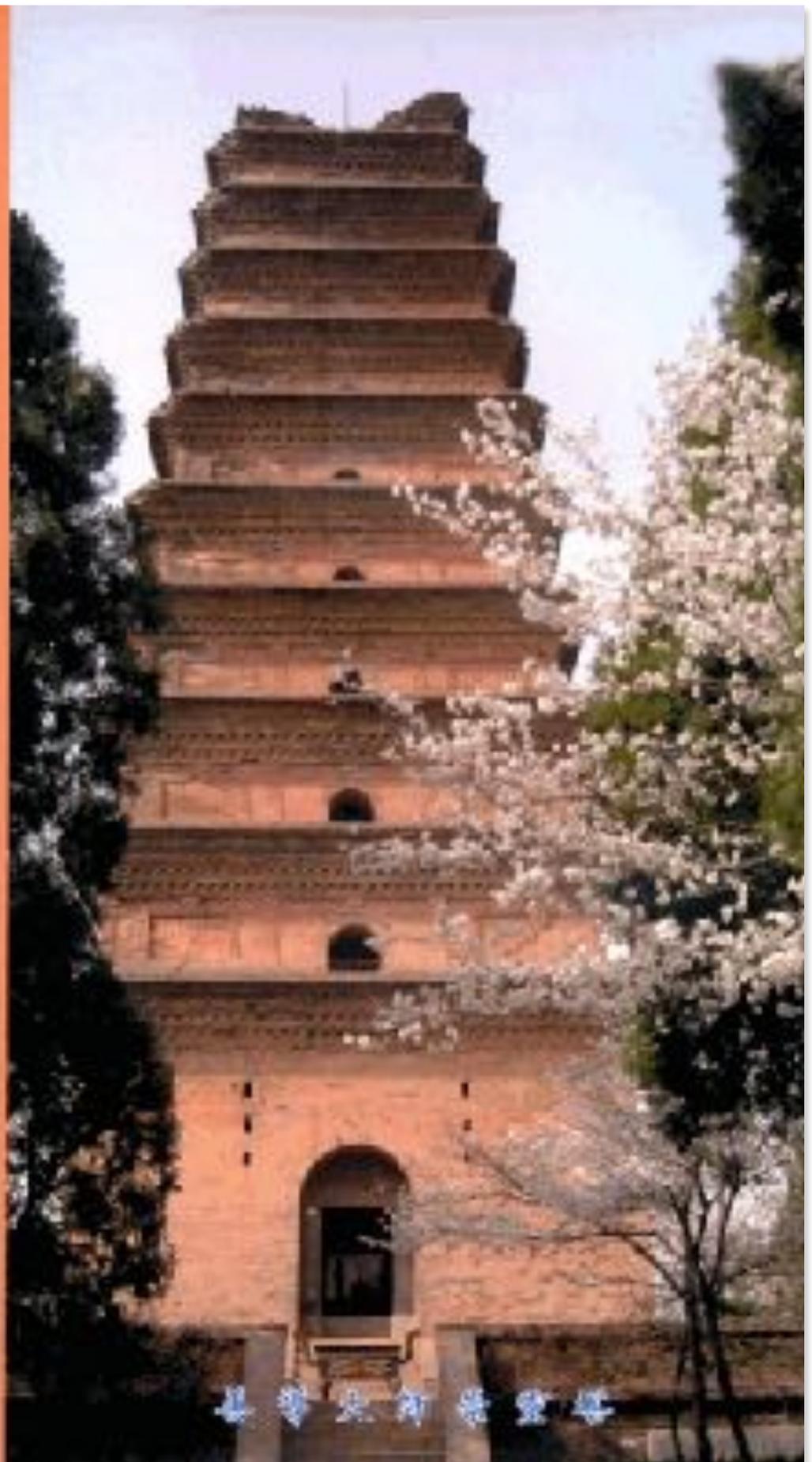


回歸善導

慧淨法師 著



莫高窟南鎮雙塔



善導大師
彌陀化身
創淨土宗
楷定古今
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善導大師畫像

目錄

回歸善導	5
<有關「親鸞傳」動畫影片之事>	5
一、「親鸞在京都結婚」之事	5
二、「親鸞在法然上人激勵之下獲得信心」之事	11
三、「獲寫《選擇本願念佛集》」之事	13
四、「三大淨論」之事	15
五、「捏造三大淨論」之事	20
六、「親鸞流放」之事	23
七、「一念異安心」之事	24
八、「三願轉入」之事	32
九、關於親鸞二、三事	38
十、「親鸞會之本尊才有效」之事	39
十一、「西阿破門」之事	43
十二、「庄松廢話」之事	45
十三、「變更原文，以合己意」之事	49
十四、「念佛度亡」之事	52
十五、回歸善導	58

回歸善導

<有關「親鸞傳」動畫影片之事>

有關「親鸞會」高森所製作「親鸞傳」動畫影片中所提「親鸞在京都結婚」及「三大諍論」等事，簡述如左；並藉此將親鸞的面貌還原，忠於真實；同時也希望被曲解的法然教團能夠因此而撥亂反正，回歸真相。

一、「親鸞在京都結婚」之事

此是淨土真宗之門徒所「偽作」，全無此事；親鸞之結婚乃是三十五歲被流放到越後（地名，今之新潟縣）之後的事情。

然而真宗門徒予以改變事實，將其結婚時地挪前到三十五歲以前之京都時代，而且一方面說是親鸞夢中獲得觀音菩薩的靈告，一方面又說是當時之宰相兼實向法然上人懇切請託，法然上人乃再三命令，親鸞甚覺意外而不禁驚訝，再三推辭不能獲免，才勉強結婚等等。當時真宗門徒如此大膽刻意杜撰，有其原因，蓋當時各宗僧侶（僧兵除外）大多安份守己，保持單身，少有與異性同居者，而親鸞卻娶妻生子，非難之聲，相繼而起；因此真宗門徒為了對外辯護，便偽造出「觀音靈告」之四句偈（行者宿報設女犯等），並且說是親鸞之真筆，名為〈愚禿親鸞夢想記〉。然而此四句

偈是轉用自真言宗之《覺禪鈔》（《大日本佛教全書》第四十七冊），而所謂真筆據現代歷史學者之調查研究，應是親鸞之弟子名為「真佛」者所模寫而假託親鸞真筆。

又，所謂奉法然上人之命令，於三十一歲之時在京都結婚，則更是子虛烏有，虛構偽造。當時法然上人的「吉水教團」是個有規約有紀律的嚴格僧團，而且以法然上人的思想與道風，斷不至於如此作為；何況當親鸞三十二歲時（一二〇四年），法然上人訂出《七條起請文》的公約，其中第四條，誡飭其門下僧眾不可「淫酒食肉」、不可「憑彌陀本願而勿恐造惡」，並且由門下僧眾一一簽名，經過三天，陸續簽名的弟子共一百八十九位，而親鸞當時也於第二天在第八十六位之處，簽下了「僧綽空」三個字的出家法號。若那時已經結婚，則沒有身份在此簽名。（親鸞在法然上人門下時，名為「綽空房」，之所以後來自署為「親鸞」，是三十五歲流罪以後，被斥還俗，並在越後之地結了婚，才自以為「非僧非俗」而自名親鸞；在法然上人門下的時代仍是僧眾之一，仍是綽空房而不是非僧非俗的親鸞。）

又，所謂與當時兼實宰相之女「玉日姬」結婚一事，也是憑空捏造，無中生有。若論兼實的兒女，兒子雖有幾個，然女兒只有一個，名為「任子」，這位女兒已經被選進皇宮為妃，此外再無女兒與親鸞結婚之事，同

時在兼實的家譜之中也沒有名為「玉日姬」的女兒；並且兼實本人在其五十三歲（親鸞二十九歲）之時，已跟隨法然上人出家，法號圓證

以上「觀音靈告」、「師父命令」、「宰相之女」等所偽造之冠冕堂皇權威十足之事，在古代由於普遍文盲，又資料缺乏，故人云亦云的以盲傳盲、以訛傳訛；然而時至現代，教育普及，學術公開，原始文獻，一一呈現，是真是假，畢露無遺。

因此，凡覺如所寫之《御傳抄》、《口傳抄》，及更後代之《正統傳》（六卷，一七一五年，良空撰）、《宗祖世錄》（五卷，一七七七年，良緣撰）等真宗門徒所寫親鸞一生事跡，偽造之多，令人驚奇，一方面為了對外辯護，一方面為了擴張宗門，而將親鸞事跡予以神格化聖格化。譬如覺如所寫之《御傳抄》第一段敘述親鸞家世，就偽造出「貴族、貴種、神童」的家譜，現代學者比對當時正確史料，一經研究，方知覺如為了塑造親鸞成為祖師的形象，不惜偽造其家譜。因而此家譜，有歷史學者不稱為親鸞家譜，而稱為「偽家譜」（日文為「偽系圖」）。綜觀整篇《御傳抄》充滿神化聖化的創作；尤其《宗祖世錄》一書更是編寫了一籬筐的靈異神跡，可知淨土真宗門徒費盡苦心，一至於此。然而這不能給親鸞帶來真正而永恆的神聖，反而越是現代越增加他的羞辱。

以上之事詳載於《真宗大辭典》（日文）一六二頁（附部份轉載原文）、
《真宗用語大辭典》（日文）一二九頁（附部份轉載原文）及《史上親
鸞》、《真宗史研究》、《親鸞研究》等日文書籍。

附：《真宗大辭典》一六二頁原文：

觀音の靈告と稱する四句の偈文は覺如上人の親鸞傳繪に載する所であるガ、上人ガ之を作ったのではなくして、夙に宗祖の門人間に傳へられた者であらうと思はれる。當時各宗の僧侶は持戒堅固にして妻帯する者なかりし故に、我が宗祖の門人間に對外的辨護策として觀音の靈告を案出し彼の四句が成ったのであらう。正統傳には宗祖の真筆と稱する愚禿親鸞夢想記なる者を提出し、彼の四句の偈文を掲げたれども夢想記は果して宗祖の真筆であるか否や甚だ疑はし、恐らくは門人の偽作であらう。又宗祖は果して兼實公の息女玉日と結婚したであらうか、此は古來我が宗内一般に信ぜられた事であるけれども、覺如上人も存覺法師も未だ玉日と結婚した事を言はざるのみならず、公卿傳に依るに兼實公に十子あるが女子は任子一人あるのみである、而してその任子は後鳥羽天皇に奉事せし宜秋門院である、この外に玉日なる者が無い。之に由て或は玉日は妾腹の子ならんと云ひ、或は建仁三年に嫁したる玉日はもと三善為教の娘にして兼實公の養女であつたのであらうと云ふ説があれども、固より何等の根據もなき臆説であつて、畢竟窮餘の一策に過ぎない者である。蓋し玉日と結婚の事を始て傳へたは御因縁秘傳鈔である。本書下卷には宗祖が玉日と結婚した事を記してある。本書は文和三年(一三五四)存覺上人の作と傳ふれども恐らくは後人の偽作なるべし、玄智の本願寺通紀五には偽作の部に屬してある。但し偽作の年代は明かならねども宗祖滅後百五十五年即ち應永二十三年(一四一六)に出來た鎮西派の西譽の淨土三國佛祖傳集の中に玉日と結婚の事を記されれば彼の秘傳鈔は應永已前即ち覺如存覺等によつて本願寺の勢力が漸く盛ならんとする時に當つて出來た者であらう。宗祖滅後覺如存覺等に依て真宗の一流が漸次に盛大ならんとし又妻帯の宗風を構成するや、他宗他派の間には宗祖の妻帯を非難攻撃する輩が續續現出したるは疑を容れざる事である。この非難に對しこの攻撃を緩和せんが為に兼實公の壻望に由て公の息女と結婚したのである、師匠法然の命令に従ふたのであると云ふ説が生れ來つたのであらうと思惟する。

附：《真宗用語大辭典》一二九頁原文：

しかし、これらの傳記には問題が存し、玉日の姫の存在は現在の歴史學者には是認するものは存じない。まず法然上人の門下に入門した時は綽空といわれ、親鸞という名は後になっていわれていることである。というのは『七個條起請文』<三十二歳>の時には「綽空」と署名されている。非僧非俗といわれるのは三十五歳の流罪以後であり、それまでは僧であることには相違ない。法然上人の吉水教團では厳格な僧としての規制の中にあつたことが考えられる。また兼實公の七女といわれるものは存在しない。これらの理由で明治から以後の學者には問題化されたのれある。<中澤見明氏『史上の親鸞』、日下無倫氏『真宗史の研究』、宮崎圓遵氏『親鸞の研究』等を参照されたし>

《真宗大辭典》乃淨土真宗所精心編寫，是解答真宗問題最具權威之工具書。此書對親鸞與玉日姬結婚一事的說法為：「自宗門人所思考出來之對外辯護策」，而結論是「恐是門人之偽作」幾個字。雖已確定是「偽作」，但到底是當事人親鸞本身之偽作呢？還是門人之偽作？若〈愚禿親鸞夢想記〉是親鸞所親手書寫，則偽作者便是親鸞本人，若不是則有可能是門人所為，此辭典並未明確作答，只是很審慎的說：「恐是門人之偽作」。

然而不知高森何以不顧歷史真相，在其動畫影片第二卷，描繪親鸞三十一歲奉命結婚之後，與玉日姬乘坐馬車前往法然上人之吉水道場，途中遭遇僧眾阻撓，最後演變成打打殺殺的惡劣場面。高森獨尊親鸞，名其會為「親鸞會」，將善導、法然等祖師視為襯托之配角，已是顛倒錯亂，惹人

非議；且又極端排斥僧侶、仇視僧侶，邪見謬論的認為親鸞之結婚食肉是為了以身作則，顯揚真實佛教，而出家人不結婚又素食是在消滅佛教，並認為素食者都是貢高我慢者，而在動畫影片中描繪出僧眾互相棍鬥的場面，似乎有意在於醜化出家人。

好幾年前，曾有一位僧眾，前往高森之處參訪遊學，其幹部一見便以斥責的口氣說：「既然來此，應將僧服脫掉；而且你以為你在吃菜不殺生，你難道不知農夫為了成就你吃菜，以農藥噴殺了成千上萬的眾生，你還忍心吃菜嗎？」如此邪知邪見，當時令人驚訝嘆息。

高森是淨土真宗末寺的兒子，生性自負而好辯，雖在寺院長大，然而十八歲以前卻志願成為皇軍，投入「神風特攻隊」，神風特攻隊乃專門訓練青少年駕駛戰機以自殺方式直衝敵方戰艦，意圖以寡搏眾，自他俱焚。然而不久日本戰敗，高森也復員回鄉。如今高森脫離淨土真宗，自創「親鸞會」，塑造自己是親鸞的化身，自己的言論是親鸞的正傳，自己是當今世界唯一善知識，是蓮如以來第一人，唯有自己所說的才是正法，他人的言論與著作都不正確，都不可看、不可聽。並認為淨土真宗，真法已失，名存實亡，猶如一條腐朽大船，破漏不堪，應予炸毀重新由「親鸞會」再造。

曾有幾位出家眾親近過親鸞會，常看其動畫影片，不久即還俗；亦有雖

不還俗卻與異性同居。是故出家眾若欲參方遊學，應具慧眼，明辨是非，棄邪取正，慎莫藥毒不分，照單全收，未蒙其益，先受其害。

學佛之人，服膺真理，求真求實，應該理性抬頭，慧眼明朗，切莫感情用事，愚癡迷惘，盲目追隨某種新興教團。

二、「親鸞在法然上人激勵之下獲得信心」之事

動畫影片第一卷的最後描繪親鸞在法然上人的激勵之下，於極為痛苦之後，獲得了信心，而說出《嘆異抄》之中的兩句話等等。這完全是高森的創作，毫無此事；就談話內容，及場面情節，都是虛構。

親鸞自己沒有寫日記，也沒有寫自傳，史料上也毫無與此相關的丁點記載；高森憑什麼而知這幾百年前的場面？稍有常識便知這是高森的創作。

雖然親鸞編著的《教行信證》最後跋文之處自述「建仁辛酉曆，棄雜行兮歸本願」，亦即二十九歲時捨棄雜行而歸向法然上人依善導大師所弘揚的本願法門，然而並沒有進一步說明在法然座下如何修學。又覺如所寫《御傳抄》第二段描述親鸞初謁法然上人之時，在法然上人一席話之下便「立即受得他力攝生之旨趣，徹底決定凡夫直入之真心」，這便有以美文麗句歌揚讚歎的偽作之嫌。論覺如出生之時，親鸞已逝世八年，等到覺如長大

學佛寫此傳記，已距親鸞逝世幾近三十五年，縱然有口口相傳之事，也是好幾手資料，不是第一手，可靠性不足。何況原始資料被公開，才知道不只高森的描繪是偽作，覺如的《御傳抄》所寫也是偽作。所謂原始資料即是親鸞之妻在親鸞往生後一個月左右，為了勸其女兒相信其父親親鸞應已往生無疑，而寫了一封長信，此信中談到親鸞在法然上人門下為了追求今生解脫之道，一百天之中不分晴雨，每日都前往吉水道場聞法；並沒有說一見法然上人便立即往生決定。尤其另一封信更證明覺如、高森所言皆非真實，亦即另一封信之中談到親鸞二十九歲之前在比叡山修天臺之行，二十九歲時遇到法然上人稟受本願之教。五十八歲時生病發高燒昏迷三天，在昏迷中發現到自己長久以來的自力心仍在，亦即四十三歲時即發願要讀誦淨土三經各一千部，用以回向供養其因時代戰亂、饑饉而去世的眾多親戚。此種心態一直深植心中，直到此次借著昏迷才被發覺，同時體悟到善導大師所言「一向專稱彌陀佛名」以「自信教人信」之外，有何不足、有何功德比這更大而須誦經之助行？所謂聞其名號，威神功德；專行念佛，不須助業。此五十八歲時才完全純然地進入第十八願的他力世界。

尤其法然上人與親鸞的對話內容，完全不像法然上人的口氣與教化風格，何以得知？只要閱讀法然上人的著作及其弟子們的聞法記錄（已編成《法然上人文鈔》一書），便可容易明知談話內容完全不像法然上人的化風，可知是高森的偽作。

就其場面情節而言，高森是根據什麼資料而描繪這幅畫面？很明顯地是以法然上人四十三歲之時的體驗移花接木在親鸞的身上。亦即法然上人為了尋求今生解脫生死之道，最後於四十三歲時，第八遍閱讀善導大師之《觀經四帖疏》，在「一心專念彌陀名號……是名正定之業，順彼佛願故。」之處，心光一亮，悟出往生定業，法藏菩薩於十劫之前已經為眾生選擇而且圓滿完成，亦即往生定業只要「一心專念佛名」便可，所謂「眾生稱念必得往生」；於是當下「高聲念佛，感悅徹髓，落淚千行」。此事記載於聖覺所寫《源空上人傳》，聖覺是法然上人所信任倚重的弟子之一，其所記載最為可靠；此外聖光之著作及勢觀之《淨土隨聞記》亦略有記載。

又，高森說親鸞若非二十九歲即已獲信，則不可能有三十四歲時的三大諍論，也不可能執筆著作《教行信證》。然而歷史已證明三大諍論是門人別有用心的偽造（後面有說明）；至於《教行信證》可說是親鸞的筆記，當親鸞被流放到越後時，正值當地有將軍剛從宋朝請來兩部《大藏經》，並招聘幾位僧侶校對，知道親鸞也曾是出家人，因此順便請其校對，親鸞乃藉此親近《大藏經》之緣，將藏經中有關淨土要文筆錄成冊，並加按語，之後修修改改，直到七十幾歲才成定本。

三、「獲寫《選擇本願念佛集》」之事

以他人的舉止來描繪親鸞的動作，在動畫影片中幾處可見。如第二卷描

繪法然上人將其一生主著之《選擇本願念佛集》賜與親鸞抄寫時，親鸞長跪低頭高舉雙手來頂戴，這個場面也是借用聖光的話語來描繪，在聖光的著作中有如此記載：「上人又告言：有我所造之書，所謂《選擇本願念佛集》是也，欲以此書秘傳汝也。……爰弟子某甲（聖光），低頭舉手，合掌恭敬，跪以受之畢。歡喜餘身，隨喜留心；伏以難報，仰以難謝。非啻傳義理於口訣，復被授造書於眼前；解行有本，文義已足。」

又，在動畫影片中描繪親鸞「剛入門不久」，便獲得抄寫《選擇集》，由於剛入門不久而引起其他僧眾的嫉妒，利用夜間偷入親鸞房間，撕毀其抄寫的紙張，折斷其筆，搗亂書桌等不堪一睹的惡劣畫面；又之後聖覺與親鸞的對話，顯示聖覺氣憤的心胸狹隘，以突顯親鸞的氣度雍容，領悟深徹；暗貶聖覺，高揚親鸞。凡此種種更是高森處處無所不用其極的在醜化出家人、貶抑親鸞其他師兄弟的表現。

若論親鸞獲得抄寫《選擇集》並非「剛入門不久」，而是入法然上人之門經過了四年一個月之後才獲得抄寫（在此之前已有多位弟子獲得抄寫；如證空、聖覺、聖光、隆寬、勢觀及其他入室弟子等）。親鸞在其《教行信證》之跋文如此記載：「元久乙丑年蒙恩賜兮書《選擇》，同年初夏中旬第四日」；「元久乙丑」（一二〇五年）是親鸞三十三歲，二十九歲的三月入門，三十三歲的四月十四日是入門的第五個年頭。因此「剛入門不久而遭嫉妒」之說，皆與事實不符；何況親鸞沒有如此記載，距親鸞年代

最近的覺如《御傳抄》也不敢有此記載，後人編寫其傳記，何可如此臆測而直接地污蔑其師兄弟，間接地損害其師長！為了揚自而抑他，自讚而毀他，不能客觀公正的如實呈現，已失學佛者基本操守。學佛之人應厚道而樸實，直心是道場，一是一，二是二，不浮誇，不造假；若浮誇造假，雖可盲目取信於當時無知之輩，終必昭然揭發於後來有識之人。

四、「三大淨論」之事

動畫影片第二卷描繪三大淨論之事，三大淨論即是：一、體失不體失淨論，出自覺如所寫《口傳抄》。二、信行兩座淨論，出自覺如所寫《御傳抄》。三、信心同異淨論，最初出自《淨土法門見聞抄》（一卷，作者不詳；據《真宗大辭典》謂「處處錯誤甚多，應予校正」），《嘆異抄》、《御傳抄》亦加以抄襲。此三大淨論也是偽作。

（1）體失不體失淨論：

此淨論說親鸞主張不體失往生，而證空（善慧）主張體失往生。若論證空的淨土思想特色是佛體即行、生佛不二，歸命之初一念獲得機法一體的功德，當下即得往生身份，不用等待臨終才能決定往生不往生。同時《大正藏》第八十三冊收有一篇證空的短篇名文，名為《鎮勸用心》，此文顯示往生正因圓滿之喜悅，不用假藉諸行以求臨終之往生。只要稍知證空的淨土思想，則此淨論之真假，不問可知。

又，此諍論之後，提到法然上人的評語，此評語完全不像法然上人所講，只要將此評語對照法然上人的法語及覺如的言論，便可劃然地顯出法然上人毫無此種語氣，而覺如著作中此種語氣多處可見。

（2）信行兩座諍論：

此諍論說三百餘位弟子都進入「行之座」，只有包括親鸞共四位弟子及法然上人進入「信之座」；此諍論更是造天下之大假。

若論當時親鸞雖然依止法然上人執弟子禮，但並非所倚重弟子，也非住在道場之內。法然上人三百八十幾位弟子，除部份弟子與師父法然同住道場之內，大多散居各處。當法然上人制定《七條起請文》需要全部弟子一一簽名，以便儘快送達比叡山給有關當局，也得經過三天之久，而奔相走告前來道場簽名也只不過一八九位。《七條起請文》是法然上人頗為重視而親自制定，在當時甚為重要與急需，尚且如此；然而此次信行兩座之事，居然在大眾毫不知情之下，一時之間三百餘位通通到齊全部簽名，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不免令人匪夷所思。

若此諍論真有其事，則也可說是法然上人生涯中所發生的大事，因為事關上人門下全體之安心的大事件，在其傳記中多多少少應有所記載，甚而應予大筆特書；然而法然上人大小諸傳，居然皆無片羽鱗爪的記載。日本名人傳記，不論僧俗，以法然上人的傳記為最多，將其生涯事跡及其四處

所講法語，鉅細靡遺的網羅保留的是天皇下令所編纂的《敕修四十八卷傳》，然而此《傳》也毫無有關三大諍論的微末記錄。

又，此諍論說聖覺也進入信之座，然而聖覺所寫《唯信抄》也頗受親鸞重視，親鸞曾親自抄寫此《抄》六、七遍以勸導遠方蓮友，而此《抄》並不闡明信心不退之義，而是顯明善導、法然所相傳專修念佛之要義，並糾正當時偏執信心、立信廢行、信行割裂之嚴重弊端，故此《抄》之結論說：「立一念之義，而自止念佛之行，誠是魔界得便，誑末世眾生也。」何況聖覺所寫《源空上人傳》也沒有記載三大諍論之事，《傳》中也毫無此種思想，若細讀《唯信抄》及《源空上人傳》便可明知。

若以法然上人的淨土思想而言，其主著《選擇本願念佛集》最初開宗明義之標章便說「往生之業，念佛為本。」又其結論呼應的說：「稱名必得生，依佛本願故。」所謂信即信此稱名之義而行之，亦即信「上盡一形，下至十聲一聲一念亦必往生」之「行」，「信行一體」；是故法然上人常言：「信取一念往生，行勵一生稱名。」亦即以「臨終之一念亦得往生」來建立信心，之後作盡形壽之稱名念佛，此亦即是本願文「乃至十念」、成就文「乃至一念」之義。故龍樹菩薩言：「以信方便，易行疾至。」若信而無行，則非真信。然而無知之人，執一念之信心，捨一生之稱名，則信既非信，行亦無行，全非本願法門。

又法然上人曾解釋彌陀光明攝取念佛人之道理而言：「念佛之故方蒙光照，念佛退轉之後，依何蒙受光照！」（見《東大寺十問答》）

又，此諍論若確有其事，豈非顯明被譽為智慧第一、尊為勢至再來的法然上人，其一生教化失敗，連最基本的宗旨問題也未能釋明，致使三百八十幾位弟子，只有四位知其宗旨，其餘皆茫無所知，不識方針；然而此理可通可信嗎？

可知信行兩座之事，全背法然上人的思想，偽作之事，甚為顯然。

又，《真宗大辭典》（一一九二頁）對此諍論作種種解說之後說：「信行兩座諍論了無史實之根據，其他宗派之人皆以此事為虛構而不信之。……然各宗皆有門內所傳門外之人不易首肯之秘事。……信行兩座之記事乃為顯示本宗教義而假作之物語。」最後以「後人之偽造」為結論。根據此《辭典》之研究報告，說明各宗為了顯示其特有教義，難免虛構一些人事物，所謂「藉事顯理」，儘管不是事實，但畢竟教義因此而被闡明。

可知此「信行兩座」是「虛構」、「假作之物語」、「後人之偽造」，目的是為了「顯示本宗教義」。各宗是否果真為了顯示宗義而虛構不實之故事，在此且置；然而不知真宗門人所虛構之人事物到底有多少？所要顯示的教義究竟是善導、法然的思想或他人思想，若非善導、法然思

想，則是別解、別行、異學、異見、異執，絕對擯棄不可接受，以免自害人，彼此俱害，遺害無窮。

切願淨宗學人，應該回歸善導流之淨土宗義，求真求實，不要誤信後人「假作之物語」。

（3）信心同異諍論：

此諍論可就事與理來論其真偽。

就事而言：法然上人大大小小傳記皆無此事之記載，當事人親鸞之著作亦無此事之記載，當時周邊之史料亦無此事之根據，有的只是某位真宗門徒的傳說；然而傳說的事件「假作之物語」太多了，無法取信於人。

就理而言：法然上人所言之信，乃是信「平生之機，上盡一形；臨終之機，下至一聲一念亦得往生」之信，故言「信取一念往生，行勤一生稱名。」如此之信，如此之行，甚為簡單容易、直截圓頓，真正合乎易行道的法門，故亦言：「論其『行』則十聲一聲，任何嬰兒，亦可稱之；言其『信』則又一念十念，任何愚者，亦可發之。」（示四郎之法語）以其易故，嬰兒愚者，皆可稱念，皆可發起；嬰愚尚爾，何況勢觀等人乎！論勢觀乃是法然上人所疼惜而自小即提攜膝下親自培育兼作侍者之人，法然上人絕筆之《一枚起請文》即是此人所起請，條錄上人法語之《淨土隨聞記》

也是此人所隨聞所筆記。然而嬰兒愚者所能所知之事，此人竟然不知，而導致與親鸞之諍論，有是理乎！

五、「捏造三大諍論」之事

真宗門徒何以捏造三大諍論？一言以蔽之，即是為了爭取淨土宗的嫡流。

當法然上人往生之後，淨土宗由門下幾位高徒繼承，並積極分佈弘傳，已逐漸普遍、深入各階層，且各自有其本山，有其傳人，及其廣大信眾；反觀親鸞遠在關東，雖有信眾尚不能與之相比，老年回到京都更是寄人籬下。為了擴張團體，爭取主流，因而門下有人偽造了「觀音靈告」、「三大諍論」等，以「觀音靈告」企圖顯示親鸞受菩薩之付託，以「三大諍論」企圖顯示唯有親鸞獨得法然真傳，其餘三百八十幾位弟子大多不知淨土真義，未契法然本懷。三大諍論之中，善慧（證空）及源智（勢觀），一是法然上人倚重之高徒，常代替法然上人為眾說法；一是法然上人疼愛之弟子，長時追隨法然上人之左右；這兩位如果不如親鸞，則其他弟子更不足與論。

豈知時至現代，原始資料出現，證明此等事皆是門下偽造，所謂「假作之物語」。

然而高森罔顧史實，在其動畫影片中理直氣壯細膩生動的描繪三大諍論，他不只想在淨土真宗爭取正統的地位，也想在整個淨土門中爭取主流。

覺如編寫《口傳抄》、《改邪抄》、《御傳抄》等既引用「觀音靈告」、「三大諍論」，也自撰家譜，自稱本廟本山。其目的有二：一者外對淨土宗宣示自己是法然上人的嫡流，亦即法然→親鸞→如信→覺如。二者內向自宗門內專修寺派等宣示自己所看守供養親鸞牌位之本廟才是本寺本山，其他流派（真宗後來演變為十派）皆是支流。在其《御傳抄》第一章將親鸞寫成貴族貴種，貴族是有繼承權的，而自己是親鸞之後代子孫，順理成章繼承親鸞的法統。然而高田專修寺派（簡稱高田派）不甘示弱，於一七一五年，高田派之良空撰寫《正統傳》六卷，說明親鸞是專修寺的開山祖師，親鸞傳真佛，真佛傳顯智，因此真宗諸派之中，唯有高田專修寺是正統、本流，其他包括本願寺派都是支流。未料引起本願寺派的圍剿，於一七七七年東本願寺派的良緣撰寫《宗祖世錄》五卷，一七八四年西本願寺派的玄智撰寫《非正統傳》一卷反駁之。

剋實而論，親鸞並非法然上人之嫡流，而現代之淨土真宗也只是法然底下淨土教的一箇支流。親鸞在生之時，毫無另創一宗之心（另創宗派是覺如、蓮如以後之事，而其思想亦逐漸偏離善導、法然之宗義），且當時「真宗」二字即是「淨土宗」之意，其用語來源有二：一是善導大師《觀經疏》跋文之「真宗叵遇，淨土之要難逢。」二是法照大師《淨土五會法事讚》

所言「念佛成佛是真宗」。故「淨土真宗」四字在當時是法然淨土教各派通用之語。當時之龜山天皇即賜一題為「淨土真宗最初門」之匾額與法然上人，此匾額目前依然豎立在淨土宗金戒光明寺之三門，此寺之前身是法然上人四十三歲離開比叡山時所住之草庵。而淨土宗鎮西派之聖罔於一三六三年亦撰寫《淨土真宗付法傳》一卷，淨土宗西山派之顯意於其所著《竹林鈔》（《大正藏》第八十三冊）亦言：「捨自力歸他力念佛而歸本家，謂之『淨土真宗之正義』。」而此《鈔》最後之「註」言：「此書者竹林寺道教（顯意）上人御作也，『真宗』最要也，不可外見者也。……『真宗』西山深草末葉融譽。」可見當時淨土各派皆用「淨土真宗」之語。至於親鸞底下之團體則被稱為「大谷派」或「一向宗」，之所以正式成立為「淨土真宗」之宗名，是直到距今一百多年前（一八七二年）日本「明治維新」時所註冊立案。

然而為了爭取嫡流與正統，不惜打妄語，無中生有，創造故事，已非學佛行徑。再度切願凡是觀賞過動畫影片之僧俗，應深具慧眼，明辨真偽，善別邪正，不受人惑，以免求益反損，毒害慧命。

又，高森說：「三大淨論也是受法然門下三百八十幾位法友的憎恨之所作所為。」高森為什麼要這樣說？又，到底親鸞的行事為人如何？何以三百八十幾位學佛之出家人都全部在憎恨他？高森所言是歷史的真象嗎？可

信嗎？

六、「親鸞流放」之事

動畫影片中只提到親鸞獲寫《選擇集》，並未提到尚有好幾位弟子早已獲得抄寫；只提到親鸞與法然被放逐，住蓮與安樂被斬刑，並未提到尚有幾位弟子也被放逐被斬刑。被放逐的尚有淨聞、澄西、好覺、行空、行西、證空等六位（行西與證空由於大僧正慈鎮和尚的力挺而免除放逐之流刑），被斬刑除住蓮與安樂外，尚有西意、性願等共四位。

高森不提其他弟子只提親鸞，恐有誤導大眾，混淆視聽，讓人誤以為唯有親鸞獨得法然真傳，唯有高森專弘親鸞學說。「親鸞會」的講師及會員們長期以來被高森一人封閉教育；高森常常顯示別人所寫所講都是邪知邪見，不可看、不可聽；只有他是當今世界唯一善知識，學佛應該專一，所以應該只聽他的演講、只看他的著作。獨依高森、被惑不覺的講師們也信以為真隨聲附和，常常向會員們強調要獲得信心，必須前往日本聽聞高森演講，只聽他們講師演講很難獲信。

因此，臺灣親鸞會之會員們，大多每年前往日本聽高森演講，可謂耗費不貲，而又徒勞無功，直到現在，二十年來很少聽說會員們有誰獲信。若論親鸞會的幹部會員是很辛苦的，既要每月到處收會費，也要每年勸人到日本；同時講師的成績也須要幹部的協助，而講師是輪派的，每遇新講師

到任，為了讓新講師有新會員及新會費的績效，於是陸續將自己的親人加入充當會員，因此很多老幹部幾乎全家都是會員，因而每月單單在會費的開銷上就要好幾千，甚至上萬元，何況每年還要到日本；持平而論，學佛至此，實在淒涼悲哀，失去修行本質。

七、「一念異安心」之事

若嚴格檢視高森所傳播的教法，正如善導大師所言：「別解、別行、異學、異見、異執」之異端邪說。高森提倡的是「一念體驗」的邪說，此邪說是法然上人所呵責、所禁止的，法然上人在〈一念義停止起請文〉（亦名「遣北越遺書」，《大正藏》八三冊一六九頁）嚴厲責言：「奸弘一念之偽法，以文懈怠之過也；剩立無念之新義，猶廢一稱之小行。……此即附佛法之外道，天魔黨類，破滅佛法，過外道之外道；只恐癡暗之人，墮彼魔網也。」

高森雖出生為淨土真宗寺院的兒子，然在十八歲以前可說是一闡提，不信因果，排斥佛教，而自願投入神風特攻隊，想以自殺方式攻擊敵艦，幸因出征之前一個月日本敗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立即平息，高森也解甲歸田，便想投考醫學院，但考期已過，只好隨順乃父的勸導，勉強就讀真宗之龍谷大學。有一天，與班中同學爭論地獄之有無，結果論輸，證明確有地獄，因此高森回想當時在神風特攻隊懷著高昂的鬥志與恨意，無端的要以一人

殺戮百千人，此種窮兇極惡的心態正是必墮地獄的正因，高森因此開始恐懼不安，想到戰爭如果再延續一個月，他必已開戰機衝向敵艦，今日也已墮入無間地獄。想到此不禁心驚肉跳股慄難安，心中痛苦猶如獄火燃燒。幸而他就讀的是本願法門的學校，所聽的是彌陀救度的大悲，平常所學習的教理是會在心中發酵的，果然有一天在極端不安痛苦之下，彌陀救度的大悲在心中一閃，讓他體悟到彌陀對極苦之機更加憐愍的救度，當下痛苦消失，不安轉為大安，痛苦轉為滿足，激動之情，自然湧現。

這種一念觸到彌陀的大悲，往往出現在罪惡感深重而極度不安痛苦之下，或出離心強盛而疑問到了山窮水盡之時，逢緣觸境而剎那間所爆發出來的救度火花。

慧淨於一九七七年出家，未出家時已早晚靜坐念佛，平時則閱讀佛書，此心常受「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的摧逼而焦急不安，直到一九八八年已避居山內，四周邈無人煙；依然日夜打坐念佛，意在追求工夫上的一心不亂，以期決定往生無疑。然而雖欲靜心，識浪頻動；雖持佛名，雜念相交；心中憂苦，無人相訴。幸蒙彌陀光明大悲不捨。有一天，依然打坐念佛，依然妄想紛飛，啊！十多年來毫無進展，依然原地踏步，這將如何！？一念之間，苦惱攻心，也就在此刻彌陀的大悲在心底呼喚著：

「就這樣救度，白白地無條件地救度……」啊！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彌陀的救度在念佛之中已經完全具足，無欠無

餘，何以自苦自惱直到今日！」從此心念一轉，過著安心念佛的生活。

一念的體驗並非每一個人都會有，同時一念的體驗，其經過與當下，各有不同。法然上人苦求出離之道而未果，直到第八遍閱讀善導大師《觀經四帖疏》之「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念念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順彼佛願故。」之文時，救度之光才在心中閃亮，悟出「但念佛名必得往生，不論僧俗、男女、智慧、善惡，也不論定心、散心、多念、少念，就以自身根器時常念佛便可；這是阿彌陀佛大智大悲，在十劫之前已預先為十方眾生所決定的易行安樂的法門。」而勢觀之《淨土隨聞記》中也記錄一件信心開發的實例（《法然上人文鈔》二一三頁）：「一日詣東大寺，會遇大殿上棟之日，見之須臾，信心忽發。以謂：『自非良工嘉謀，巨材由何飛騰梁上；凡工尚爾，矧又如來善巧不思議力。我有願生志，佛有引接誓，往生淨土，決定不違矣。』一得此理，無復疑念。」

一念的體驗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體悟到彌陀的大悲救度是現成的，不論何時，不論何處，不論何人；隨時存在，隨地存在，隨機救度；只要願生稱名，上盡一形，下至一念，任何之人都能被救往生。這其實就是本願文所言：「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之義。然而一念的體驗困難，也不契十方眾生之機；「乃至十念」的稱名容易，既契彌陀本願之理，也契十方眾生之機。況且一念體驗之後，除非已「無後心、

無間心」之臨終人，否則往後若退願生之心，而又不念彌陀之名，即非彌陀本願，往生不定。既然如此，則凡願生淨土之人，捨難取易，隨順本願，專念佛名，雖無一念的體驗，也必往生彌陀之報土；真正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人人都能，而且功德平等。是故彌陀化身的善導，勢至再來的法然，一生之中不勸導自己的體驗，唯勸導願生彼國專念佛名，平生之機上盡一形，臨終之機下至十聲一聲一念，真正合乎彌陀本願；學者學此，信者信此，行者行此；此理善導、法然之書隨處可見。若彌陀以一念的體驗為往生的標準，則十方眾生能夠往生者甚少，不能往生者甚多；是故彌陀本願不以此作為往生標準，唯以「欲生我國，乃至十念」立為往生標準。

然而高森未能體悟及此，唯以自己的體驗作為十方眾生的往生標準，並將「聞其名號，信心歡喜，乃至一念」的「乃至一念」之「乃至」不提，只取「一念」為其謬論的根據，又以自己的體驗解釋此之一念，更且強調必須痛苦到極點而墮入深淵，在深淵之底聞到彌陀如雷貫身的呼喚聲，若非如此則不能體驗到一念，不能獲得信心決定，雖然念佛依然必墮地獄。這種極端邪說、錯誤言論已非本願文及成就文之義，不順佛心，違背祖意。龍樹、天親、曇鸞、道綽、善導、法然等祖師皆無此說，這是高森個人的創見，既不契彌陀之理，更不契眾生之機，邪見謬論，遺害無窮。也由於高森提倡此種「一念邪義」，致使整個親鸞會無論講師或會員，都在盲目追求這樣的一念，對於往生真理，念佛真義，不但不去探究，反而極端排

斥念佛，以為信前念佛無用，不但不能往生，而且是自力雜修，依然必墮地獄。偏見邪論至於此極，正如法然上人所嚴斥：「天魔黨類，破滅佛法，過外道之外道。」

親鸞會有一位高級講師名為「木田邦彥」，四十幾歲，自稱在高森座下排名第二，學生時代即已親近高森，受其長期栽培。凡是被派到臺灣來的講師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因為他是講師中的佼佼者，故曾在臺灣擔過幾任的講師。親鸞會說教的主軸是「信心決定」、「信的一念」（體驗的一念），而要獲得信心決定的一念體驗，必需前往日本親聽高森演講，若只是聽講師演講很難信心決定；同時，若是真有一念的體驗，則更會只聽高森演講，一直聽到臨終，且終其一生絕不會離開親鸞會，否則表示其一念的體驗是假的不是真的。並且高傲自大的強調「世界雖廣，宣講真實的佛法，唯有高森一人，絕無第二位！」既然如此，有人便問：「您應該信心決定了吧？」木田回答：「還沒，不過，快了，差不多了。」此人頓時心頭涼了起來，有就有，無就無，哪有「快了，差不多了。」你既然都沒信心決定，我們還有指望嗎？而在某個場合另外有人問木田同樣的問題，木田竟然回答：「我已信心決定，在十幾年前即已信心決定。」「當時你信心決定的經過是個怎麼樣子？」「跟高森老師講的同個樣子。」再愚笨的人都能聽出他回答的真假，此人不免感到失望。然而不久木田從日本述職回來，便主動向人宣稱這次回日本一趟，已經信心決定了。「那你信心決

定的情形怎樣？」「不能夠講，差不多跟高森老師講的一樣。」

怪哉！在高森座下排名第二的高級講師，經過二十幾年親聞高森演講都不能信心決定，居然經不起一問，不久便信心決定，而且還不能夠講。

又，由於親鸞會極端排斥念佛，一天有人手持念珠在旁邊念佛時，這位木田講師便立刻雙手按頭，頻喊頭痛欲裂；此人知情，立刻停止念佛，木田頭痛也豁然痊癒。邪知邪行，荒誕行徑，可見一斑。

一九九三年我還在日本時，有一天搭乘電車，在車上遇到另一位講師，這位講師追隨高森近二十年了，由於資歷很高，言談之間，順便問他信心決定沒有，只見他怯懦的回答：「決定了。」「當時心境如何？」「很苦！很苦！」抓不著癢處的回答，可以體會到他回答得很苦。

就在這一年親鸞會某一期的《顯真》雜誌刊登一篇高森之長子「高森光晴」的文章，原來這篇文章是他四十歲生日的感言。他說自己已經四十歲了，還沒有信心決定，今後要更加努力，以期早日信心決定。

高森光晴是高森的長子，是親鸞會的東宮太子，親鸞會會長的當然繼承人，自幼受高森的親自撫育教導，不久的將來要繼承大統接掌親鸞會的兵符；像這樣的人物，四十歲了還沒有信心決定，其他講師尤其是廣大的會員，其情形如何，可想而知。

有位派任在臺灣的講師名為「角田雅之」，幾年前向臺灣會員說往生彌陀淨土唯有信心決定一個，而信心決定之難比在一個國家的都會區建蓋一座最高的摩天大樓還難；若以臺灣而言，比在臺北建一棟超過新光三越的大樓還難。因此你們要不斷的來聽聞，尤其是要親聽高森會長的演講，佛法極於聽聞，只要親聽高森會長的說法，有一天你們就會因聽而聞到一聲彌陀的呼喚聲。「請問講師您聞到彌陀的呼喚聲沒有？」「還沒！也因為信心決定很困難，所以我立志一方面當講師，培養宿善；一方面也可以多親近高森會長，這樣就能加快信心決定。」「那您親近高森會長多久了？」「已十幾年了。」「預計還要經過多久才能信心決定？」「黑暗過了黎明總會來到吧！」以上是角田講師的心聲。

本來信心決定的一念體驗不是萬人共通，也不是往生的唯一標準，更不是彌陀的大悲本願；同時，信心決定隨著每個人的根性及境遇而不同。但是高森竟然以他的模子作為眾人的標準，無知的講師、會員們也都在期盼那樣的模子早日上身，真是可悲可嘆！

主張必需一念的體驗方能往生，古來名為「一念覺知異安心」（高森是一念覺知異安心的魁首，然而在其著作中，往往為自己詭辯），在《真宗大辭典》七七頁對此有詳細引述，說明一念信心並非無念無想，然亦非如何如何的心理狀態之自覺；並引用篤信者清九郎之問答，最後以「三種失」作為結論。

清九郎之問答——有人問清九郎，清九郎回答說：「開始看重後生大事大約在三十二、三歲之頃，從那時以來就留心於聽聞。現在沒有疑心，信大悲願力，往生一定之念頭毫不動搖；至於何年何月何日住此信念則不得而知。」

以上是清九郎之問答，而「三種失」之結論如下：

(1) 自心建立的機執之失——執著「在某個時候某種說教之下，豁然領悟」謂之「獲得信心」，以內心所建立之信心作為被救之徵證。

(2) 執著感激以為獲信之失——聽聞對方種種開示，不覺感動感激，一時悲泣難抑，有從來未曾體驗過之心理狀態，以此種感激認定為獲信之徵證。然而此是一時之感激，並非心不斷之決定信；以此種謂之信心，亦不過是自心建立之機執，因此隨其感激之增減，所謂之信心也將異動；正如不可認定歡喜之發動謂之信心，同樣，不可執著有感激就是獲信。

(3) 自己批判獲信之如實不如實之失——（略）

總之，強調念佛不依本願易成自力，強調信心不依本願易成邪見，而「一念異安心」是「一念邪義」的邪見，非彌陀本願，非祖師所傳。若依據善導大師的淨宗思想，信本願之念佛，則既非自力，也不陷於邪見之

失。善導大師言：「彼佛今現在世成佛，當知本誓重願不虛，眾生稱念必得往生。」法然上人亦言：「為往生者，念佛第一也，不用學問。然，欲信『念佛往生』之理，可學之也。」

八、「三願轉入」之事

親鸞學習本願法門的心路歷程，在其《教行信證》第六卷有「三願轉入」的披露：「仰論主解義，依宗師勸化，久出萬行諸善之假門，永離雙樹林下之往生，回入善本德本真門，偏發難思往生之心；然今特出方便真門，轉入選擇願海，速離難思往生心，欲遂難思議往生。果遂之誓，良有由哉！」

所謂「三願」指十八、十九、二十等三願，「轉入」指非直接性的直入或趨入，而是繞一大圈再轉回來。

所謂「萬行諸善假門」指第十九願，「善本德本真門」指第二十願，「選擇願海」指第十八願。

第十八願為真實弘願，第十九願為方便假門，第二十願為方便真門。從十九願轉入二十願，更從二十願轉入十八願，此謂之三願轉入。

而「久出」是指親鸞本人二十九歲時在法然上人座下聽法而放棄十九願之雜行，「回入」二十願之修行；一直到了約五十八歲時才完全純然的專修十八願之信本願之念佛，故言「今特出方便真門」。《教行信證》一書

是親鸞五十幾歲開始編寫，一直到七十幾歲方成定本，可知「今特出」之「今」是指編寫此書的期間。此事近年出現的親鸞之妻的信函也有提到。因此高森所極力主張的「二十九歲獲信」，亦即二十九歲見法然上人時即通通經過三願轉入，皆與史實不符；且覺如《御傳抄》第二章所言一見法然便「立即」、「直入」，也與三願轉入之文證及前述信函之事證不符。凡日本大正時代（一九二六年）以前所寫有關親鸞事跡，不論何人所寫，何書所明，大多不可靠，所謂假多真少，因為當時文獻不足，學術風氣未開，大多根據代代訛傳，而所傳又大多創造神跡以令後人崇拜，如此一人傳虛百人傳實，到後來神跡衍化之多之奇，可真是「不可思議」了。

親鸞認為十九願是阿彌陀佛誘引聖道門諸機進入淨土門之願，而二十願是誘引淨土門自力根機進入他力十八願之願。亦即十九願是聖道門之行人由於深感此土入聖的艱難，乃將其所修萬行諸善回向作為往生淨土之行；萬行諸善各有其因果，若不迴向即不成為往生淨土之因，若用回向則不改變萬行諸善自然成為十九願之內容。若其體悟萬行諸善畢竟是雜行難行，而轉入善本德本之念佛一行，即是從十九願轉入二十願；然而在法的方面雖然轉換了（念佛一行），但在機的方面依然沒有改變以定散自力之心回向往生之心態，亦即法是他力機是自力。若其體悟第十八願之「乃至十念」之念佛，不執著自己之根器及自力之工夫，知但念佛即是乘佛願力定得往生，即是由二十願轉入第十八願。二十願與十八願相同的都是念佛，不同

的是心態，亦即有無自力執心。（按：二十願依古德所判，乃是「繫念定生願」，亦名「三生果遂願」，並非自力念佛之意。）

若論親鸞的三願轉入是他個人一生修學的心路歷程，末世我等未必需要如此，猶如就在對面而已，但由於不知而轉身多繞了二個鐘頭才又轉回來，方知就在對面根本不用繞遠路，所謂「一門入後門門入，初步迷時步步迷。」

高森極端強調三願轉入，以為必需要先修第十九願，然後再修第二十願，如此方能宿善成熟、宿善開發的墜入極苦之深淵，在深淵之底聞到阿彌陀佛如雷貫身的一聲呼喚，如此即是所謂的獲得第十八願之信樂的一念體驗，而進入明來闇去、闇去明來的大安心大滿足的心境；任何人若不跟親鸞一樣歷經三願轉入的過程，則永遠不能進入第十八願。所以三願轉入成為高森固定不變的模式，萬人共通的必經道路。高森演講時往往在黑板上畫一條直線及一條橫線，由橫線最右方起跑點，跑到左方的直線就是經過了十九、二十願的自力修行而到了十八願，獲得信心決定之他力的信樂。以為若不用盡自力，便不能獲得他力；若不實際地徹底墮入地獄，便不能獲得真正的一念信心之體驗；其無知的講師們也以此相傳，不疑有他，邪知邪見，一至於此。

然而觀察親鸞會的講師及會員們，哪有在修十九願？十九願是「發菩提

心，修諸功德」，亦即「六度萬行」齊修，而親鸞會只強調布施以累積宿善，且布施的對象往往鎖定捐錢給親鸞會。又，並沒有在行念佛的二十願，因為他們極端排斥所謂信前念佛。因此，若論親鸞會雖強調必需三願轉入，但他們所修的十九願遠不如慈濟功德會之委員，二十願遠不如念佛堂之蓮友，若如此則何年何月方能進入第十八願？又，十九願要修多久修到何種水平才能進入二十願？二十願又要修多久才能進入十八願？且高森本人有經過三願轉入嗎？其長子及講師們現在在修哪一願？十九願還是二十願？

又，果真人人都需要重蹈親鸞三願轉入的覆轍嗎？龍樹、天親、曇鸞、道綽、善導、法然等祖師有此勸導嗎？十方眾生都能如此嗎？彌陀本願有此設限嗎？這是一機一緣之法還是普機普緣之教呢？

「我輩凡夫，若不經過十九、二十願，便不能進入第十八願的救度」，這是高森一人的邪見；善導、法然等祖師無此思想，親鸞也無此勸導。

「若不實際而徹底地墮入地獄不能體驗到被救的一念」，這也是高森一人的邪見；善導、法然等祖師及親鸞皆無此思想。高森若真有實際墮入地獄的體驗，可將其實際墮入地獄的經過，並將地獄之所見所聞，拍成影片，公諸於世，收視率一定很高，也將是弘法的最佳教材。

若以善導、法然等祖師的傳承，毫不勸導眾生人人都需遠繞曲折迂迴陰暗艱難的三願轉入，而是直接轉身面向寬廣明朗易行安樂的第十八願。以

善導大師的著作而言，處處都是直接了當勸修第十八願，不加雜行，不繞遠路。如《觀經疏》〈玄義分〉言：「四十八願一一願言：若我得佛，十方眾生，稱我名號，願生我國，下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佛願雖有四十八，然四十八願共同顯明念佛必生，故說「一一願言」，以四十八願之根本願是第十八願，第十八願攝盡四十八願故。又於《觀經疏》〈定善義〉言：「如《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中，唯明專念彌陀名號得生。」如是之文，善導、法然之著書，俯拾皆是，披閱便知。

當然，機有利鈍，教有頓漸，或有需要經過三願轉入的次第，或有不需經過三願轉入的次第，未必一概而論。以實際觀之，有向來無宗教觀念，一聞本願之理即完全信受奉行；有修聖道門而直入本願門者，亦有修第十九願而回入本願者，亦有十九轉入二十再由二十轉入十八願者。因此，萬機千差，未必通通都需三願轉入。

前面所言「機有利鈍，教有頓漸」，我輩大多鈍根，而此法又是難信之法，一聞即信者稀，總須歷時聽聞，常省自身，方能完全信受；然亦不可因此而規定三願轉入之次第。常言道「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短命之機，以及不能修十九、二十願之機，此等機類者，比比皆是，又將如何？何況正因我輩根鈍，方需直取第十八願之易行道，何能旁修十九、二十願。善導、法然皆直接顯明正雜二行、助定二業，而勸信正定業之稱名，直截了當，毫無迂回轉折之艱難。否則易行道安樂之法門反成難行道困苦之法

門，致使釋尊嘆言「易往而無人」。

又，高森常常強調親鸞在比叡山苦行二十年，是比叡山的麒麟兒等，這是浮誇不實之說。

親鸞的著作中從未談到他自己的身世，也未說及他幾歲出家，在比叡山如何修學等；目前所能閱讀到的有關親鸞一生的事蹟，大多僅憑後人的傳說，而傳說又經過後人種種粉飾，故其傳記，沒有一本合乎史實；若據傳說，則親鸞是九歲在京都之青蓮院剃度，十歲上比叡山。十幾歲剃度的孩子名為「驅烏沙彌」，只是一面驅趕曬穀場的鳥兒，一面學習「沙彌律儀」，尚未進入教理的研習，談不上修行不修行，等到受畢「比丘戒」還須五年學戒。又，所謂行由解起，行起解絕，若不研讀天臺六十卷，何能修習天臺之行！若論當時比叡山延曆寺的僧眾分為三等級：「學生」、「堂僧」、「堂眾」，若是名門子弟即能成為「學生」。日本天臺宗開祖傳教大師曾制定「學生式」之條款，定立止觀、遮那兩業學生十二年在山修學之法。若是身份較低則為「堂僧」或「堂眾」，而根據現代出現的文獻，親鸞的身份並非「學生」，而是「堂僧」；名作家丹羽文雄也說：「親鸞的身份低，並非出自名門。」

真宗門徒為了將親鸞塑造成祖師級人物，因而偽造出貴族之後代，甚至說成獨化天神四十六世之孫（正統傳），此外「三大夢告」、「三大諍論」

等紛紛出爐。親鸞一生常自慚自己之不能真實，何忍後代子孫門徒偽上加偽。

九、關於親鸞二、三事

(1)親鸞八十四歲時不得不忍痛與其唯一兒子斷絕父子關係，其悲壯可知，其果決可敬。然而何以從小到大跟隨在自己身邊親自調教的親生骨肉，竟然不知自己的思想方針，所弘之法竟然毫無顧忌大膽地與自己完全反其道而行。我在《淨宗要典》將此事圓融地與釋尊之提婆達多相提並論，以避免人家對親鸞的負面評價，維護其立場。然而克實而論，此事之發生，則親鸞不無可議之處。

(2)親鸞斷氣之後，從小提攜於膝下，臨終親侍於身旁的么女竟然懷疑其父是否真有往生，因而寫信稟告遙在北國之地的母親，其母於回信中力勸其女要對其父有信心，不要懷疑父親之往生，後人推斷親鸞臨終前後的情況或許不是很好。

(3)《臨終遺書》「我歲已窮……」(淨宗要典四二二頁)並非親鸞之作，此文後來被發現之處非本願寺系，筆跡不似親鸞，內容引用和歌縣的海景，是親鸞從未到過之地。然，因此文署名親鸞，內容彰顯機法一體之義，因而被淨土真宗收入其叢書中。據考證乃別人假親鸞之名而作，由於

此文簡要地彰顯本願，故予以翻譯，但未加說明。

這些史料都是日本大正時代(一九一二-一九二六)基於古蹟古物都是國家文化財產，不可私人獨佔，因而公佈出來。

以上幾點，蓮友們大多未必完全知悉，我也因無人提問而從未說出。由此可知穩健平實、人人稱揚者善導大師也，故宜回歸善導。

十、「親鸞會之本尊才有效」之事

「本尊」者，密教之用語，謂根本之尊體也，既是根本之尊體，必然供奉於寺院本殿之中央，作為唯一禮拜、稱念、供奉之對象（密宗另有其意）。淨土門之本尊，唯以阿彌陀佛一佛為本尊，無二亦無三。

天親菩薩《往生論》之「五念門」言：「云何禮拜？身業禮拜阿彌陀如來。」善導大師《觀經疏》之「五正行」言：「若禮即一心專禮彼佛(阿彌陀佛)。」「一心專禮」，「一」者不二，「專」者不雜。唯以阿彌陀佛為唯一禮拜之對象，不雜餘禮；唯以阿彌陀佛為唯一供奉之本尊，無別本尊。

此是《無量壽經》所言「一向專念無量壽佛」之宗義。「一向專念」即是一心無二心、專心無雜心的依靠阿彌陀佛，不雜依靠；念即一心專念阿彌陀佛，拜即一心專拜阿彌陀佛，供養讚歎即一心專供養讚歎阿彌陀佛；

不依靠雜善，也不依靠其他諸佛菩薩，若依靠其他，則非一向，淨土門之本尊即是阿彌陀佛故也。

何故釋尊強調一向專念阿彌陀佛一佛？又何故吾等凡夫唯以阿彌陀佛一佛為本尊？因為阿彌陀佛是四十八願的主人，是極樂世界的主人，是救度十方眾生的主人；阿彌陀佛也是「諸佛之王，光中之尊」（《大阿彌陀經》之文），阿彌陀佛的「威神光明，最尊第一，諸佛光明，所不能及」。

（《大經》之文）為十方眾生說微妙法的十方諸佛，也都是從極樂世界中所出（《大經》「華光出佛」之意）。《大集經》言：「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般舟三昧經》亦言：「三世諸佛，念彌陀三昧，得成正覺。」

何故安置本尊？罪惡深重之我身，感念阿彌陀佛救度之恩深，同時對阿彌陀佛歸依之情切，渴慕阿彌陀佛，仰望阿彌陀佛，深切渴仰之餘，不知不覺深生欲瞻仰佛身萬德之尊容，欲頂禮佛身莊嚴之妙相，因而以萬德莊嚴之彌陀妙相，作為本尊，安於佛堂，日夜瞻仰頂禮，表達渴慕仰望之情，這是念佛人歸依之心的自然流露。世人常有祈求現世幸福，或來世福報而供佛禮佛；然而我等念佛人之讚歎供養，恭敬禮拜，都是源自深切歸依渴仰之情的自然流露。

本尊身相之根據：正依經典中阿彌陀佛現其真身之處有二：一是《大經》

「靈山現土」之阿彌陀佛，二是《觀經》「住立空中」之阿彌陀佛。

一、「靈山現土」之佛：釋尊在靈鷲山宣講《無量壽經》，即將講完時，釋尊向阿難尊者說：「你起來，整理衣服，向西方合掌，敬禮阿彌陀佛。」於是阿難尊者便正身向西，合掌敬禮，願見阿彌陀佛及極樂淨土。此時極樂淨土及阿彌陀佛，放大光明，遍照世界，如日東昇，夜闇皆晴，明見萬物。阿難尊者，與大會四眾，一時悉見威德巍巍之阿彌陀佛(以上略譯《大經》下卷「靈山現土」之文)。此謂之「靈山現土」之阿彌陀佛，善導大師《法事讚》下卷言：「一坐無移亦不動，巍巍獨坐度眾生。」

二、「住立空中」之佛：釋尊在王舍城為韋提希夫人宣講《觀無量壽經》，當說到：「吾當為汝，分別解說，除苦惱法」時，忽然「無量壽佛，住立空中」，令韋提希夫人驚喜地瞻仰禮拜到阿彌陀佛的真容；同時顯示出阿彌陀佛的存在就是為了隨時隨地救度卑賤罪深之我輩愚惡苦惱之凡夫。彌陀化身之善導大師於此段經文之處，自設問答，以解釋阿彌陀佛住立空中之義而言：

問曰：佛德尊高，不可輒然輕舉，既能不捨本願，來應大悲者，何故不端坐而赴機也？

答曰：此明如來別有密意。但以娑婆苦界，雜惡同居，八苦相燒，動成違返，詐親含笑，六賊常隨，三惡火坑，臨臨欲入。若不舉足以救迷，業

繫之牢，何由得免。為斯義故，立撮即行，不及端坐以赴機也。

此文之意：罪惡深重之我等苦惱凡夫，被業力所牽引，即將沉入地獄之火坑，阿彌陀佛不忍坐視，為了逼切救度，故親臨此界，一個箭步向前，立即抱住，歸於淨土。猶如無知嬰兒，爬到井邊探頭，父母瞥見，立即不顧一切，搶天呼地奔往井邊，抓住嬰兒便走。此之危急場面，單是悠悠泛泛地說聲「危險啊！」已緩不濟急，此刻千鈞一髮，若不立即行動，飛步向前，後悔莫及。故阿彌陀佛之所以立身於空中，是為了顯示隨時救度臨臨欲入三惡火坑之我等罪惡凡夫的救急之大慈悲。故以阿彌陀佛之尊容妙相為本尊，有其深長之意義；此亦即是善導大師所言之：「不捨本願，來應大悲」、「立撮即行，不及端坐以赴機」之佛身。

然而親鸞會極力主張唯有六字名號才是本尊，繪畫的阿彌陀佛像，或雕塑的阿彌陀佛像都不是本尊，不可以供奉，不可以禮拜；而且必需是親鸞親筆所寫的六字名號才有效，才能供奉禮拜，別人所寫的六字南無阿彌陀佛沒有效，依然不能供奉不能禮拜。因此親鸞會將親鸞所寫的六字名號當作私有的貨品，大量複印裱褙，高價出售。

親鸞會主張唯以六字名號為本尊，而「靈山現土」之佛、「住立空中」之佛，不可為本尊；這種見解，正依三經無此佛說，祖師傳承無此論釋，這是親鸞會之獨見。親鸞會更進一步強調唯有親鸞所寫的才有效，別人所

寫的沒有效；這種論調，無異外道之言，邪見之說。

若誤解「聞其名號，信心歡喜」之義，以為此是教義安心之經文，故應唯以彌陀名號為本尊，而堅決否定彌陀之尊容妙相者，亦是陷於邪見深坑。

「聞其名號」是指聽聞彌陀本願之因果末，若無彌陀五劫為眾生發願之因，永劫為眾生苦行之果，即無此救度眾生之彌陀佛身，亦無此救度眾生之彌陀名號，有此佛身故有此佛名，所謂「萬德洪名」。故吾輩愚凡，聞信彌陀本願，稱念彌陀名號，禮拜彌陀尊容；為了渴望瞻仰禮拜彌陀之尊容；而模寫雕塑「靈山現土」之佛，或「住立空中」之佛，此之尊容妙相，即是釋尊命令阿難及大眾所拜見之佛，即是彌陀主動現身給韋提瞻仰頂禮、令韋提當下獲得三法忍之佛，即是善導大師所言：「不捨本願，來應大悲」之佛，此之本願佛身，尊容妙相，何以不可供養？何以不可禮拜？何以不可為本尊乎！？

親鸞會種種邪見謬說，錯誤行徑，初學之人難免會迷惑不察，若一旦久學深入，必能明見其非，而捨迷途歸覺路也。

十一、「西阿破門」之事

高森個性偏激，作風極端，由下列二事，可見一斑。

法然上人之侍者勢觀所筆錄之《淨土隨聞記》記載上人不得已將離開京

都之時，仍然對弟子演說「一向專念」之義，而有一段很感人的對話場面：

師曾連坐弟子安樂、住蓮事，窺于讚州，嚴譴之日，尚對弟子演「一向專念」義。

有西阿彌陀佛（人名）者，作色言曰：「師勿復言此事，諸弟子亦莫問此事，遠境艱厄，本由此事之興起也。」

師曰：「汝不見經釋之文乎？」

西阿曰：「經釋之文雖是著明，如世之譏嫌何！」

師曰：「為法輕命，吾死不悔！不可不敢言也。」

至誠之色，發于辭氣，見人涕泣感伏。

此段對話在《敕修御傳》及上人之大小諸傳，大致相同。此段對話之意，一在顯示本宗宗旨在於「一向專念」，一在顯明法然上人堅持宗義雖死不悔之「至誠感人」。

然而此段對話在動畫影片則走了樣，動畫影片第三卷之對話如下：

法然上人叱罵道：「什麼！打消一向專念之教啊！西阿！」

西阿再三的懇求：「是的，我們很擔心，師父受更重的刑罰……，請接納建言。」

法然上人很激怒地說：「說什麼？西阿！我法然之身即使四分五裂，也絕不會扭曲一向專念無量壽佛。若因呼籲釋尊出世之本懷而被殺，豈不是佛教徒的宿願嗎？從今天起你已經不是我的弟子啦！滾吧！」而當場將西阿破門。

「叱罵」、「激怒」、「你已經不是我的弟子啦！」、「滾吧！」、「當場將西阿破門！」此種語句在原文之中沒有，而此種語氣在原文之中一點也看不出來；文中所透露的是弟子西阿一片為師安危著想的孝心，而師父法然上人也機會教育的予以「傳道、授業、解惑」；在此情此景，「激動」應有，但「激怒」的說：「滾吧！」而予以「破門」（逐出宗門，斷絕師徒關係），則一點也沒有。為人師表的條件尚有「慈悲、智慧，言為世法、行為世則」；而既然是弟子，則難免有時愚昧，不識大體與分寸，此時正是為師者觀機逗教隨緣開妙法的時候；豈可動輒「激怒！」「滾吧！」「破門！」何況法然上人一向慈祥溫和，動畫影片的描繪很不符合上人性格。

十二、「庄松廢話」之事

根據《庄松本真記》如此記載：「庄松始信三業安心，由於勝覺寺名為釋周天之厚信僧人懇切示諭，遂迴心於正意安心。後每遇周天，便合掌拜

曰：『周天如來！周天如來！』此若非周天之教示，不能出三業之迷；誠然，周天者後生之大知識也。」

庄松是淨土真宗興正派的門徒（高森的筆下改寫為本願寺，似乎有意貶抑本願寺），有一天與六位同行前往京都興正派本山接受「皈依式」

（俗稱「受剃刀」），而與其法主有一段甚為有趣的對話，如下：

一行人跪列在本堂恭候法主前來舉行儀式，當法主依序來到庄松面前，庄松便拉著法主的衣袖問曰：「哥哥！覺悟好了嗎？」（此之「覺悟」二字，中文是精神、心理之準備，在此即是「往生決定」之意。）

皈依式完畢之後，法主請侍者帶庄松來見，當侍者向大眾宣布時，庄松一聞，若無其事；然而其同行則甚為惶恐，以為庄松之舉止甚為無禮，早知如此，不應帶他前來，如今又不能留他一人而獨歸，只有由大家向法主請求原諒。便向侍者說：「實深抱歉，此人是個愚者，一文二文之零錢尚且數不來之故，無禮之事，請慈悲寬恕。」侍者回報，法主說：「不！如何皆可，請他來一次。」庄松只好來到法主面前，也不曉得禮儀規矩，便輕鬆地盤腿而坐。

此時法主問：「剛才拉我衣袖的是你嗎？」

庄松用他的方言答道：「是啊！是我啊！」

法主：「你是在何種想法之下拉我衣袖呢？」

庄松：「我是想到雖穿紅袍大衣，但紅袍大衣也不能逃過地獄，因此便問『覺悟』好了嗎？」

法主：「我就是為了聽你的心意才叫你來。尊敬我的人很多，但給我後生之意見（此「意見」二字，中文有「意見」與「勸告」二意）的是你，你給我很好的意見。但是，你信領受了嗎？」

庄松：「是啊！領受了。」

法主：「領受的形相，說說看。」

庄松：「什麼也沒有。」

法主：「那麼，你後生的覺悟，好了嗎？」

庄松：「這只要問阿彌陀佛便知，不是我的事，問我也不知道。」

法主聽了庄松的回答，非常滿意地說：「所謂信靠彌陀，此外別無；大多數人只依靠我機，這是不可以的。你是個正直的人，今天應該互飲兄弟之杯。」於是便吩咐家僕準備料理，互相飲酌。

此後庄松每次來到京都，都會到興正寺與法主見面，並當面奉上故鄉信眾所托寄的香油錢。

以上便是庄松與興正派的法主對話的全部內容，以中文翻譯之，一句不增，半句不減。

若論庄松的舉止與回答，很具鄉野之味，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說：「禮失而求諸野。」

然而此事到了高森的筆下，已被加工再造，其內容與氣氛，全部走樣。在台灣有出版社請人翻譯藤秀翠編寫的《念佛人列傳》（原文名為《妙好人列傳》），其中的庄松傳記，由於出版社的負責人一時不知，誤以為高森所改寫的庄松傳記的內容較為豐富（不知牛奶之中已被加了並非清淨的水），便將高森所改寫的，翻譯填補於此書之中，故此書所列庄松事蹟，大多是高森的編造，非信實之言，可將其內容對照前面譯文，則黑白分明，真假立判。

譬如高森描寫兩人的對話，法主歡喜的說：「太好了！既然如此，你是彌陀的獨子，我也是彌陀的獨子，你我正是兄弟。」庄松說：「廢話！我不是一開口就叫你老哥了嗎？」

「廢話！」二字及其文中語氣，給人很放肆與傲慢的感覺，原文並無此文此意，高森不宜恣意妄改妄加。

所謂「領受之信」即是善導大師所言「機法兩種深信」，有「機深信」的人，慚恥愧疚之情內藏，剛強傲慢之心不起；有「法深信」的人，安慰

法喜之情在懷，恭敬悲愍之心外現，即是《大經》所言：「謙敬聞奉行」、「崇德興仁，務修禮讓」之意，其行事為人如此。妙好人之所以為妙好，是因為他們信本願行念佛，佛德沾心，謙敬外行，是個純情念佛人，令人見賢思齊。若如高森所寫，不但不能顯明「信之德」以為楷模，反而啟人傲慢不拘、肆無忌憚之端。

又，當法主問庄松「後生之覺悟好了嗎？」庄松的回答是：「這只要問阿彌陀佛便知，不是我的事，問我也不知道。」這是庄松直樸之言，也是他個人體悟之處；同時此之回答是此文的核心，也是讓法主滿意之處，不是一般常識性就能回答得上來的。然而高森的筆下卻是：「是！信心已經領受了，我是個幸福者。」這種常識性的回答，如何過關？

綜觀高森的著作之中，偏激的思想處處可尋，極端的筆調不勝枚舉，令人遺憾感嘆！

十三、「變更原文，以合己意」之事

高森為文往往變更原文，以合己意。如法然上人與叡空上人曾有諍論之事，此諍論是觀想與稱名孰優孰劣之諍，但高森改寫為持戒與稱名優劣之諍。

又，動畫影片中，松蟲與鈴蟲是跟住蓮與安樂出家，並非只是聞法而已；

然而高森厭惡出家人，故其筆下不說出家，只說聞法。

且，松蟲、鈴蟲之與住蓮、安樂出家，及住蓮、安樂之遭受斬刑，動畫影片所描述的與史實大多不符。

依據《敕修御傳》第三十三卷記載：「建永元年（一二〇六）二月九日，上皇臨幸熊野山，此時住蓮、安樂在東山鹿谷之草庵，每日與信眾舉行『別時念佛』，唱念善導大師所作之『六時禮讚』。由於音曲哀歎悲喜，優美珍貴故，聽眾很多，發心之人亦不少，其中有宮女亦在此出家。上皇還都後，經佞臣讒言而大怒，於翌年建永二年二月九日，召喚住蓮、安樂於庭上，定其罪時，安樂諷誦『見有修行起瞋毒，方便破壞競生怨；如此生盲闍提輩，毀滅頓教永沉淪；超過大地微塵劫，未可得離三途身』（善導大師《法事讚》之文），因而更加激怒上皇，終於被處死刑。」

《圓光大師略傳》亦言：「建永元年之冬，有宮女歸門人安樂，出家受戒。上皇怒，召樂譴之，且歸罪專修（法然教團），時樂高聲誦文以忤旨，上皇甚怒，令刑之。二年春二月，竄師（法然）讚州。」

《源空上人傳》亦言：「斯乃門第住蓮安樂不善之咎，亦由吹毛讒言，致無罪之上人，遭流刑之災殃。」

由此便可推知：二位宮女之出家，最初是受六時禮讚偈的優美音曲所感動，繼則由於偈文的啟發，而感悟此身罪惡，此世無常；厭穢欣淨故，遂

發堅決之志，離宮出家。

而安樂若不「誦文忤旨」，亦未必遭受死刑，法然上人亦未必被牽連而流放讚州；同時，宗門亦不至於被解體。

《無量壽經》言：

遠離粗言，自害害彼，彼此俱害；

修習善語，自利利人，人我兼利。

又言：和顏愛語，先意承問。

《論語》曰：「言人之不善，其如後患何！」又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又曰：「惡稱人之惡者。」

「其如後患何！」凡事都有因果，其如因果何！其如報應何！其如輪迴何！因果可怕，可不懼而慎哉！

說人壞話，以為不吐不快，豈知對方報復可怕，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圖快於一時，遺患於無窮。「莫造口業」之佛誡，可不仰而遵哉！

言行君子之樞機，苦樂升沉之關鍵，可不儆而惕哉！

十四、「念佛度亡」之事

高森於動畫影片中引用釋尊在小乘經典的譬喻，即「投小石於池中，然後在池邊念石子浮上來、石子浮上來！」以此作為「石子既不能浮上來則念佛誦經亦不能度亡」的根據。又引用《嘆異抄》「親鸞未曾為追薦父母，而念佛一遍」之文，而否定「念佛度亡」或「誦經超薦」之功能。

此無知之言也，若論念佛度亡、誦經超薦的「經證」，在大乘經典多部談到，《地藏經》更有詳論。若論「事證」，則念佛感應事跡之書，以及諸如《地藏經感應錄》、《金剛經感應錄》……等書，古今所記甚多。高森如此偏見，無知宣傳，遺害無窮。況且引用的是小乘經典，小乘經典本就不談十方淨土及佛菩薩度化之事，只談自因自果，自業自得，並不談佛菩薩入冥度生的他因自果，以及眾生仰蒙佛菩薩救度的自因他果。體系性質，本自不同，何可引喻？若要引喻，大乘經典甚多，何不引喻？

若論《嘆異抄》並非親鸞親撰，書中多處論點，古來爭議甚多；而且如此謬論，遠者不說，近者即與法然上人相背。法然上人解說《無量壽經》「若在三途，極苦之處，見此光明，皆悉休息，無復苦惱；壽終之後，皆蒙解脫。」之文說：「為亡者念佛迴向者，阿彌陀佛即放光明，照地獄、餓鬼、畜生故，墮此三惡道受苦之人，其苦則息，壽終之後得解脫。」

（《法然全集》六七七頁）又於《示或人詞》言：「欲盡孝養，以父母為

重之人，應先托父母於阿彌陀佛。……中國有妙雲比丘尼者，幼亡父母，三十年念佛，為祈父母往生故，父母終得共脫地獄之苦，同生極樂世界。」（六一八頁）以上之文不知高森讀過否？

高森又在其出版的漫畫書中描繪「有信徒請法師前來為其母親臨終說法，此法師便高舉木槌敲打亡者額部，見無反應，便說已經太慢了，而逕自離去。」以此譬喻作為「助念無效」的證明。可見高森不知助念原理，也未有助念經驗，無知妄言，令人嘆息。

為臨終或新亡之人說法開示，稱念佛名，使其神識蒙佛接引，頓超輪迴，立生淨土；就其理證則載於大乘經典，就其事證則記於往生錄中；其理證不少，而事證尤多。

高森誤解彌陀本願只是平生業成，若臨終人或中陰身，則非彌陀本願救度對象；而不知本願是「業事成辦」，平生之時遇本願即是平生業成，臨終之時遇本願即是臨終業成，甚至中陰身法緣具足，經由善知識開示本願，若其信受，即是中陰身業成，決定往生；乃至三惡道眾生有緣遇到，皆能蒙佛救度，超三惡道之苦趣，生涅槃界之樂國。因為這些眾生都是「十方眾生」，都是彌陀救度對象，故此本願，善導大師解釋為「弘願」，弘廣廣大，弘濟普濟，九界眾生，上至等覺菩薩，下至阿鼻眾生，皆在往生與救度之列；何可將「十方眾生」解釋僅為人間之「平生之機」，而其他眾

生無份！高森將萬機普攝的本願寬廣大道，錯解成僅攝少機的羊腸小道，這凸顯其如果不是無知錯會，便是蓄意曲解，曲解彌陀本願，無異謗佛謗法，可不慎哉！

高森又認為人一旦斷氣，即立刻下地獄，已無神識在此聽法。此說與《地藏經》、《中陰經》、《大毘婆娑論》相違，豈知大善大惡立刻前往受報，一般之人，神識依然在其身旁四周徘徊，見聞覺知，尤勝平生；此時孤獨無伴前途茫茫，悔懼交至慌張痛苦，念念之間切望眷屬為作救度之法；此時危急猶如溺水更需援救，而開示念佛正是救度良方，易於產生效果。若以為一死即滅，為其開示念佛無益，即是上障彌陀救度眾生之緣，下礙眾生蒙佛救度之機，其罪之大，唯佛知之。

附「助念開示之經證」：

1. 《梵網經》言：

父母兄弟死亡之日，應請法師講菩薩戒經，福資亡者，得見諸佛，生人天乘。

2. 《優婆塞戒經》言：

若父喪已，墮餓鬼中，子為追福，當知即得。

3. 《隨願往生經》言：

命終之人，在中陰中，身如小兒，罪福未定，應為修福，願亡者神，使生十方淨土。

又言：

若有臨終，及死墮地獄，家內眷屬，為其亡者念佛，及轉誦齋福，亡者即出地獄。

又言：

現在眷屬，為亡者追福，如餉遠人，定得食也。

4. 《無量壽經》言：

若在三途，極苦之處，見此光明，皆悉休息，無復苦惱；壽終之後，皆蒙解脫。

註：為亡者念佛，佛放光明，照三惡道，墮此三惡道受苦之人，其苦則息，壽終之後得解脫。

5. 《華嚴經》言：

見有臨終勸念佛，又示尊像令瞻敬；
俾於佛所深歸仰，是故得成此光明。

又言：

一一毛孔現光雲，普遍虛空發大音；
諸幽冥所靡不照，地獄眾苦咸令滅。

6. 《心地觀經》言：

以其男女追勝福，有大光明照地獄；
光中演說深妙法，見佛聞法當成佛

7. 《莊嚴經》言：

輪回諸趣眾生類，速生我刹受快樂。
常運慈心拔有情，度盡阿鼻苦眾生。

8. 《觀經》（善導大師《般舟讚》中品下生偈）

臨終值遇善知識，為說極樂彌陀願；
聞說合掌回心向，乘念即到寶池中。

9.《地藏經》言：

臨命終人，家中眷屬，乃至一人，為是病人，高聲念佛，是命終人，除五無間罪，餘業報等，悉得消滅。

又言：

臨命終時，神識昏昧，不辨善惡，乃至眼耳，更無見聞。是諸眷屬，當須設大供養，轉讀尊經，念佛名號，如是善緣，能令亡者，離諸惡道，諸魔鬼神，悉皆退散。

又言：

臨命終時，父母眷屬，宜為設福，以資前路，乃至念佛，一名一號，歷臨終人耳根，或聞在本識，是諸眾生，所造惡業，計其感果，必墮惡趣。

緣是眷屬，為臨終人，修此聖因，如是眾罪，悉皆消滅。

若能更為身死之後，七七日內，廣造眾善，能便是諸眾生，永離惡趣，得生人天，受勝妙樂，現在眷屬，利益無量。

又言：

是命終人，未得受生，在七七日內，念念之間，望諸骨肉眷屬，與造福力救拔；過是日後，隨業受報。

若是罪人，動經千百歲中，無解脫日。若是五無間罪，墮大地獄，千劫萬劫，永受眾苦。

10. 《中陰經》言：

中陰眾生，在如來前，聽受法教。中陰受身等，將導隨言教，雖非本發心，聞法則得度。我初發道心，誓度眾生類，一人不度者，吾要終不捨。中陰眾生類，譬之亦如是，姪怒癡微薄，聞法即得悟。

.....

爾時，中陰眾生，聞佛說法，即得阿羅漢果。

十五、回歸善導

有人曾質疑我的書為何沒有提起日本、淨土真宗，尤其親鸞應尊稱聖人，何可僅稱大師、上人。

我曾住在日本，遊學於京都，遍訪於各地，深深知道真宗是帶有日本民族色彩很濃厚的宗教，而闡揚本願及祖師思想的也不限於真宗。不可囿於

門戶之見，凡是闡揚本願具有水準的、精華的都可吸收。橫看成嶺側成峰，高低遠近各不同；只舉一隅只是窺豹一斑，相容並蓄方可一窺全貌。因此回台之後，不用某一宗之名。雖然勉強用淨宗之名，但目的在於回歸祖師。至於親鸞若稱聖人，則法然要如何稱呼？乃至善導、曇鸞。

修學本願法門不可獨尊親鸞的思想，這有掛一漏萬之失，得少為足之憾，以信廢行之險，況且覺如以後的真宗並非完全是親鸞的思想，已融合證空教系的佛體即行、機法一體等等思想，其代表作便是《安心決定鈔》。長久以來真宗門人都認定此鈔是覺如親撰，也是親鸞思想，是真宗聖教，因此加以註解闡揚，不疑有他，毫無排斥之意。近代持此見最力的學者便是游居士所譯《安心決定鈔講話》的作者「是山惠覺」(一八五七-一九二九)，為此書寫序的是「圓通連城」，他是西本願寺派的學頭，其序中讚歎此鈔為「他力正旨，說得明瞭，毫無所憾矣」。然而目前學術大開，資料呈現，方知此鈔是屬於證空的法脈之書；非覺如所作，也毫無親鸞思想的蹤跡。同時覺如、存覺父子年輕時代曾先後進入證空再傳弟子彰空之門學習，故此鈔亦傳於覺如之手，而覺如亦有證空之教理的思想。附表於左：



故不管何家思想，只要對本願有發揮，於祖語有闡揚，便可斟酌吸收，以光闡本門之義；因為都是傳承善導大師的法脈，每個人都從各個角度來闡釋善導大師所宣揚的本願教理。若在日本則不行，門戶之見牢不可破，各宗各派很少往來，教義是井水不犯河水。故《安心決定鈔》若早期即被發現是別家之物，則真宗學者大多會只問門戶不問教理地予以排斥，不加引用。

雖如此說，然而《大正藏》第八十三冊所收證空著作中，有一篇很簡潔扼要的小品文，是以日式中文所寫，名為《鎮勸用心鈔》，此鈔可說是本願之心要，他力之精華，安心之極至，化用之良方。此文被覺如節用於《執持鈔》，是山惠覺氏於其《講話》中也予以全部引用；而小栗憲一法師所作之《淨宗教旨》，更將此文修飾成歌詞，而作為此書之結論。

中華淨土宗協會
淨土宗文教基金會

11059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22弄41號

電話：02-2758-0689

傳真：02-8780-7050

E-mail：amt@plb.tw

淨土宗網站：<http://www.plb.tw>